

上海文艺出版社

鲁迅敬言语

鲁迅

顾问 丁景唐
选编 王光祖、汤逸中、
陈永志、陈鸣树、
倪墨炎

鲁迅 敬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18369

顾问 丁景唐
选编 王光祖、汤逸中、
陈永志、陈鸣树、
倪墨炎

1218369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鸣华

封面设计：周志武

鲁 迅 警 语

王光祖 汤逸中 陈永志

陈鸣树 倪墨炎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精)5 (平)2 字数 267,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13,000册 (精)1-5,000册

ISBN 7-5321-0962-3/I·708 定价：(平) 4.15元

ISBN 7-5321-0963-1/I·709 定价：(精) 7.65元

前 言

鲁迅是中华民族“民族魂”。他的思想已融入民族的智慧中。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结论，已为我国绝大多数人所公认。

学习鲁迅，必须认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要一篇一篇地读他的小说，读他的散文，读他的杂文，读他的诗歌，读他的一切作品。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不同，不可能每个人都去读鲁迅全集，那就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读一些鲁迅作品的选本，读一些他的代表作，也可以读一些他的言论。在鲁迅的著作中，有许多名言警句。它们是鲁迅思想的结晶，可以启迪人们的智慧，指导人们的行动，丰富人们的生活，其中不少已成了人们的座右铭。现在我们把这些名言警句，分类辑印，以便广大读者学习。

我们在辑录鲁迅的名言警句时，努力顾到前后的文字，顾到全篇的内容，力避断章取义。我们很希望读者读了这些名言警句，能进一步去读鲁迅的作品。至于文字工作者，在引用鲁迅的名言警句时，最好阅读一下原著，以便使你的理解准确无误。

为便于读者查阅，我们把鲁迅的名言警句分为五类，每类又分若干部分。每个部分原拟再分若干子目，这样可能更容易查找，但我们又怕过于烦琐，反而使读者感到眉目不清。每部分中虽不再细分子目，但内容相近的都列在一起，读者查阅仍会感到方便。

第一类“自我篇”，就是鲁迅论鲁迅自己。既然鲁迅的方向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所走过的道路，他的人生经验，他对自己的认识，对我们学习鲁迅，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严于解剖自己，不断前进；他不怕困难，既硬又韧的战斗；他为民族事业，不惜自我牺牲；他是人民大众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都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典范。

鲁迅毕生从事文艺事业。他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虽有许多社会活动，但主要是通过文艺领域的战斗来体现的。因而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名言警句较多，本书“艺文篇”的篇幅也就较大。但为了使各类间大体平衡，我们在“艺文篇”中着重选了有代表性的最为重要最为精辟的名言警句。

为了便于读者查检原著，本书在每条名言警句之后，都注明了书名、篇名、16卷版《鲁迅全集》卷数（如③即第3卷）和页码。这样，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和鲁迅著作都可以查考。

本书由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丁景唐先生担任顾问，王光祖（华东师大中文系）、汤逸中（华东师大中文系）、陈永志（上海外国语学院对外汉语系）、陈鸣树（复旦大学中文系）、倪墨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等5人参加选编。

限于水平，我们的工作会有许多不周到的地方，祈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选编者

1992年1月

目 录

前 言

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我篇

1 人格·····	1
2 寻路·····	9
3 自剖·····	11
4 忧愤·····	16
5 抗争·····	24
6 策略·····	33
7 写作·····	37
8 师友·····	50

春风容易送韶年 ——人生篇

1 希望·····	55
2 战斗·····	56
3 韧性·····	59

4	舆论	61
5	辩证	63
6	求真	66
7	道德	71
8	读书	72
9	科学	77
10	婚恋	78
11	生存	80
12	自由	82
13	经验	82
14	是非	84
15	名人	85
16	天才	87
17	时间	88
18	教育	88
19	孩子	93
20	青年	95
21	妇女	100

大江日夜向东流 ——历史篇

1	史观	103
2	史鉴	105
3	“脊梁”	111
4	进化	112
5	闭关与开放	113
6	暴政	119
7	旧文明	122

8	“王道”	125
9	“文化统制”	126
10	人物	128

寒凝大地发春华

——政治篇

1	革命	133
2	阶级和阶级斗争	133
3	立国	143
4	敌我	147
5	改革	151
6	反改革	157
7	知识阶级	162
8	“拉大旗作虎皮”	162

莫随残叶堕寒塘

——世态篇

1	国民性的弱点	165
2	国粹	167
3	中庸	169
4	卑怯	172
5	麻木	174
6	奴才和奴性	177
7	守旧	180
8	世故	183
9	捧与压	185
10	势利	186

11	自私	188
12	面子	191
13	脸相	192
14	自欺欺人	193
15	虚伪、作假	195
16	投机取巧	202
17	捣鬼	205
18	造谣中伤	206
19	隐士	209
20	帮闲	209
21	御用文人	212
22	文人无行	213

文章得失不由天 ——艺文篇

1	文艺与社会	215
2	文艺与民众	223
3	文艺与阶级	225
4	创作者	235
5	文艺体式	242
6	语言与技巧	251
7	批评与鉴赏	261
8	继承与借鉴	273

附录：	鲁迅著译年表	287
-----	--------	-----

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我篇

1 人格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①325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华盖集·题记》，③4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

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③376—377

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④183

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④184

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

《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④628—629

2 我以我血荐轩辕——自我篇

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①72—173

庄生以为“在上为鸟鸾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⑤97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自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且介亭杂文末编·死》，⑥10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官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且介亭杂文末编·死》，⑥611—612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集外集·自嘲》，⑦，147

我以我血荐轩辕。

《集外集拾遗·自题小像》，⑦423

尼采先生说过，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最无聊的倒是缠不清。我不想螫死谁，也不想绊某一只脚，如果躺在大路上，阻了谁的路了，情愿力疾爬开，而且从速。

《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的世故》，⑧151

从此我就添了一门新功课，除陪客之外，投稿，看稿，介绍，写回信，催稿费，编辑，校对。但我毫无不平，有时简直一面吃药，一面做事，就是长虹所笑为“身心交病”的时候。我自甘这样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以生命来放阎玉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有人要我做一回踏脚而升到什么地方去，也可以的，只希望不要踏不完，又不许别人踏。

4 我以我血荐轩辕——自我篇

然而人究竟不是一块踏脚石或绊脚石，要动转，要睡觉的；又有个性，不能适合各个访问者的胃口。因此，凡有人要我代说他所要说的话，攻击他所敌视的人的时候，我常说，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

《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的世故》，⑧151—152

再说一遍：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的世故》，⑧152

至于被利用呢，倒也无妨。有些人看见这字面，就面红耳赤，觉得扫了豪兴了，我却并不以为有这样坏。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帮助”。文字上这样的玩艺儿是颇多的。“互相利用”也可以说“互助”；“妥协”，“调和”，都不好看，说“让步”就冠冕。但现在姑且称为帮助罢。叫我个人帮一点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无反感；只是不要间接涉及别的人。

《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的世故》，⑧152—153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然而我幸不至此，因为我确是一个平凡的人；加以对于青年，自以为总是常常避道，即躺倒，跨过也很容易的，就因为很平凡。倘有人觉得横亘在前，乃是因为他自己绕到背后，而又眼小腿短，于是别的就看不见，走不开，从此开口鲁迅，闭口鲁迅，做梦也是鲁迅；文字里点几点虚线，也会给别人从中看出“鲁迅”两字来。

《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的世故》，⑧154

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

自然，我不是木石，倘有人给我一拳，我有时也会还他一脚的，但我的不“再来开口”，却并非因为你的文章，我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帖。

但仔细分析起来，恐怕关于你的大作的，也有一点。这请你不要误解，以为是为了“地位”的关系，即使是猫狗之类，你倘给以打击之后，它也会避开一点的，我也常对于青年，避到僻静区处去。

《集外集拾遗补编·通信（复魏猛克）》，⑩340—341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我的时常无聊，就是为此，但我还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命运未必会胜于过去。

《两地书·第一集 北京》，⑪90

这类题目，其实，在现在，是只能我做的，因为大概要受攻击。然而我不要紧，一则，我自有还击的方法；二则，现在做“文学家”似乎有些做厌了，仿佛要变成机械，所以倒很愿意从所谓“文坛”上摔下来。

《两地书·第一集 北京》，⑫101

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

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书信·致李秉中》，⑪430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

《书信·致章廷谦》，⑫3

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书信·致曹聚仁》，⑫184

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

《书信·致台静农》，⑫192

年来所受迫压更甚，但幸未至窒息。先生所揣测的过高。领导决不敢，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今后也还如此。可以干的，总要干下去。

《书信·致胡今虚》，⑫249

总之，即使未能径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

《书信·致杨霁云》，⑫394

总而言之，我的意思甚浅显：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

〈书信·致周剑英〉，⑬269

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我之退出文学社，曾有一信公开于《文学》，希参阅，要之，是在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也。

〈书信·致娄如瑛〉，⑭399

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

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

〈书信·致杨霁云〉，⑮423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前年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书信·致萧军、萧红〉，⑯584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抵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8 我以我血荐轩辕——自我篇